



《大愛同行》 為公義抗爭到底

由查佛斯芬 (Travis Fine) 執導的《大愛同行》(Any Day Now)，相信是他電影生涯中影響力最大的一部片。電影劇本很簡單，一對同性戀伴侶為撫養唐氏綜合症男孩的官司抗爭，揭示的自然也是公義、歧視等問題。但電影的成功，不單是故事說得好，更重要是導演眼光好，他一眼看中了這個發生於三十多年前的真人故事，劇本在不脫離原創的前提下，呈現了同性戀者在過去封閉、受盡白眼的環境裡，如何抗爭到底的過程。莫怪乎原作者George Arthur Bloom也說，他太滿意了。

■文：蘇蘇 圖：Golden Sc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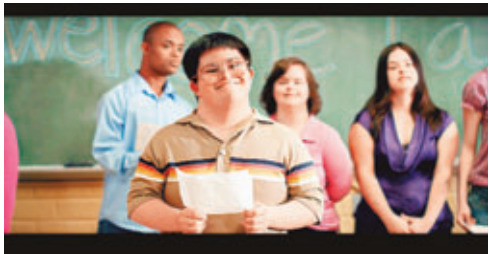
George對於這個故事早已不抱期望，劇本完成時，很多演員對其有濃郁的興趣，湯美李鍾斯 (Tommy Lee Jones)、史泰龍 (Sylvester Stallone) 等都曾與他洽談。然而受制於故事內容過於敏感，在同性戀還未解放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無人願意觸碰這類題材。劇本被封塵在櫃底二十多年，George早已忘記此事，他開始為兒童電視頻道撰寫劇本。查佛斯芬之所以看到這個劇本，是一個巧合，George的兒子P.J.Bloom是他的中學同學，後來成為他的音樂監督。三年前P.J得知查佛斯芬尋找劇本時，他找出爸爸寫的劇本交給查佛斯芬。

George獲知查佛斯芬要拍攝《大愛同行》時，第一反應是，「你在開玩笑嗎？」他忍不住大笑，雖然答應讓他拍，但不抱太大希望。

邊緣人的寂寞

查佛斯芬很認真，找來亞倫甘明 (Alan Cumming) 飾演情感豐富的男主角魯迪。魯迪是整齣戲的亮點，在Gay Bar駐場表演易服騷的他，身上帶有浪子的孤獨寂寞，總是以狂妄、輕佻的態度待人，包括他的愛人律師保羅 (Garret Dillahunt飾演)。易服基男遇上出櫃律師，放諸今日，是見怪不怪的組合。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同性戀伴侶除了遮遮掩掩玩地下情外，無人願意高調行事被人指指點點。魯迪看不慣鄰居失職，吸毒母親對唐氏綜合症孩子馬高置之不理，便毅然接下照顧男孩的責任，更感染保羅一起爭取男孩的撫養權。保羅因訴訟不得不公開同性戀身份，因而被律師事務所辭退，但他無懼閒言閒語與魯迪同進退，更抱着為公義戰鬥到底的決心，這無疑逼分神聖化或理想化現實。但電影重點不在此，而是一個男孩的人生如何因為社會的歧視與欠缺公正的判決而被扭曲，甚至毀滅。

唐氏綜合症與同性戀者，兩者的結合，為劇情帶來更多的反思。兩者皆是社會邊緣人，都是被剝奪幸福的一群，兩者不斷拉扯而推展出非一般的情感，魯迪的溫柔、馬高的單純，兩個希望被愛的人的真情流露，讓人動容。然而



法庭的對峙是殘酷、具偏見的，執法人員執着的是同性戀伴侶的私生活不檢點，不斷地挖掘兩人的行為舉止，以此來證明他們不適合撫養孩子，即使他們可能是唯一願意收養馬高、帶給他幸福的人。

「美國有過百萬對同志伴侶，當中有二百萬至六百萬已表示希望收養孩子，只要社會許可，他們希望可以成為家長，組織家庭。我覺得，任何一個身體、情緒和心理健康的人，有能力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家，而且願意去愛和照顧一些被世界遺棄的孩子，他們都應該有權利去把一個孤兒帶進家裡，組織家庭。他們在關上門後做些甚麼，不應該是被禁止收養孩子的原因。」導演並非要為同志平權，而是希望帶出每個人都應該有愛與被愛的權力，無關身份、背景、性取向。

無私的大愛

偏偏真實的魯迪就這麼糾心，生不逢時，性取向注定成為他的痛。George遇到魯迪時，已經是一個成功的作家，在回紐約的路上，碰上以前的理髮師。這個理髮師與一個被母親遺棄的12歲男孩成為朋友。男孩有自閉症，不肯說話，與他一起住的祖母沒有好好照顧他，所有人對他都無能為力時，只有魯迪挺身而出。儘管與男孩只是鄰居關係，他還是自告奮勇地照顧他，甚至試圖收養他。George這時就在想，同性戀者收養孩子的可能性，得出的答案是「不可能」。但他與魯迪失去聯繫了，不知道他與男孩最後命運如何，只能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去發展故事。



在這個真實背景的前提下，查佛斯芬再將之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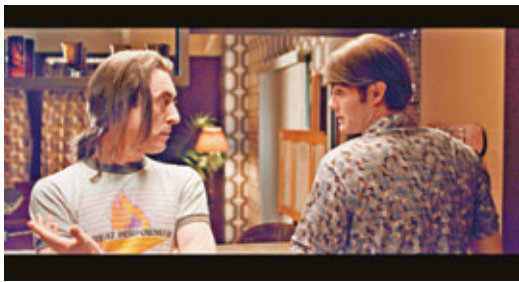
為了避免故事成為一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催淚片」，導演利用魯迪的音樂夢來說故事。在電影裡，亞倫甘明沙啞低沉的歌聲，帶有深沉的絕望，尤其電影尾聲唱的〈I Shall Be Released〉。〈I Shall Be Released〉由卜戴倫 (Bob Dylan) 編寫，收錄於1968年發行的專輯《Music from Big Pink》，導演經過重重波折取得歌曲版權，亞倫甘明最後獻唱時，亦呼應了劇情的發展。魯迪與保羅未能打破社會的成見，最後未能取得撫養權，男孩失去幸福孤單離去，魯迪在Pub裡唱着：

**They say everything can be replaced
They say every distance is not near
So I remember every face
Of every man who put me here
I see my light come shinin'
From the west down to the east
Any day now, any day now
I shall be released**

這一刻，他與保羅凝視着，美極了。

電影在2012年獲得多個獎項，包括西雅圖國際電影節、胡士托電影節、紐約翠貝卡電影節等十個電影節的「觀眾大獎」。George笑說：「對於這些，我很滿足，一切回應都這麼正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大愛同行》重現了性向特殊、殘障人士幾十年來走過的一段路程，無論支持同志平權與否，都值得給導演、George、當年的魯迪掌聲。

因為，大愛無私，時間證明，公義終被彰顯。



■文：朗天

銀幕短打

電影人的專業精神

相傳很多年前，王晶主持編劇班，第一堂的第一句話便是：「世界上沒有好劇本壞劇本，只有賣到錢和賣不到錢的劇本。」

最近又有北上溫食的香港電影人回來表示，內地愈來愈看不起香港電影，香港女演員一早沒地位，連男演員也逐漸失去優勢；至於導演，只有徐克、陳可辛這幾位還可被看得上眼。一句話：能替公司賺錢的，才有發言權。曾有內地觀眾對我說：「跟你們香港人當然講金啦，難道要求你們拍出甚麼藝術電影嗎？」(大意)

電影當然是一門生意，但從來不止是一門生意。香港人很看重錢，華語電影最早的發展是在上海，但1949年後你說是香港繼承了也不為過。有人說香港繼承的只是工業，不是文化。是耶非耶？

料不到的倒是，改革開放之後，內地電影市場一打開，比香港拜金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往單從票房論成敗的現實以至勢利觀念，回到內地，竟已上升到目空一切的地步。

內地「影評人」收酬勢為影片造勢，已是公開的秘密。一切都是宣傳，輿論可以控制，你當然可以評某賣座片為「爛片」，但那只會歸為某些人的意見，和讚好的（不排除製造出來）具同等地位，最後評價成敗仍以數量定奪。這在曾經高舉《黃土地》、《紅高粱》、《鬼子來

了》的國度，當年的人真的很難想像。

就像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我們拿着報紙到巴黎，那裡台灣朋友笑說：「這怎麼算是新聞？你們香港人便愛看這些？」八年後，蘋果登陸寶島，台灣讀者比香港更「蘋果化」，更無「免疫力」。面對此，我們可以說些甚麼？資本主義長勝？低俗文化萬歲？

不。其實量壓倒質的情況自有商業活動以來便存在，避免劣幣驅逐良幣，除了文化底子要厚，個人信念也是關鍵。即使乏人關顧，循藝術之路製作及評論電影的心意也不應動搖，堅持到底。拍電影，便要好好拍電影，不要只想著用來交易，這便是人們常說的專業精神。

如果連香港人也不講專業，那才真是「電影之死」吧。



■導演徐克

影評

■文：張錦滿

《被偷走的那五年》 氣息摩登

電影《被偷走的那五年》講女主角失憶，其失憶情況只涉及她最近五年的事，而其他日子的記憶，卻似乎沒多大問題，這樣選擇性的失憶故事在醫學上是否站得住腳，非我的知識範圍，我不辯駁。其實辯駁也無多大意義，我評論的是電影，並非劇本。

黃真真的此部新作，導演的技術層面沒問題，她掌握手提數碼攝影機拍攝能力，隨意瀟灑，一揮即就，所以演員才會演得自然、生猛、惹人喜愛。她的拍攝技巧愈趨成熟，甚至建立起自己的風格。

我對這部愛情電影感覺最深刻的是，情節可能避不開常見的片段，然而它的畫面卻讓人耳目一新，全片沒有老土味，摩登、清新、爽快，與別的華語電影不同。

電影最大的特色是，拍出城市生活的現代感。黃真真大膽地把故事人物和場地架空，她完全沒有交代人物、地點、時代，如果說這部電影是外星人降落地球的愛情電影亦可。

黃真真實踐她的創作理念，充分利用墾丁、台中、台北的地利和環境，刻意表現現代城市的摩登生活感覺。有人批評劇中人的居住和工作環境舒適豪華，說此片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我不完全同意這說法。電影畫面裡的天空湛藍、樹木翠綠、草地一大片，建築物超高新穎，而劇中人住的是兩層獨立房屋居所，工作的廣告公司尤如跨國公司的格局，這些其實可視為風格、美學元素。我關心的是，導演能否順着劇情而自然地呈現出這種感覺，而黃真真也做得夠徹底，在片中竟然加入古時候才會有的「電影插曲」和「歌舞畫面」，那便是她特別要營造的「風格」。

此戲講一男二女，甚至出現過一男二女共住一屋的情況。文學藝術不在乎現實可能與否，而在乎表現得適當與否。那完全要看黃真真、張孝全、白百何和安心亞的表演。導演和演員成功，便是電影藝術。藝術不講食與不食人間煙火這一套，那不是藝術批評的其中一個準則。我們要看的還是導演和演員做得如何。

我認為該片裡的城市生活現代感有血有肉，劇中人有各種人間煩惱和壓力。我們不宜光憑畫面在現實生活裡不會出現，便匆忙批評它不

食人間煙火。



此片投資者是內地多家公司，不用刻意定位為是哪裡的電影。這部電影乃香港導演充分利用海峽兩岸資源（內地資金和女星白百何、台灣場景和男星張孝全），拍出來的成功作品。它呈現的摩登氣息，並沒有內地和台灣電影裡甩不掉的土味甚至是壞品味。黃真真拍出的效果，其他台灣、內地電影導演未必能拍到，因此這部質素不錯由香港導演掌舵的電影，會是今年我看過的三幾部華語佳作之一。

視事追擊

■文：洪嘉

《神盾局特工》雷聲大

去年的一齣《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 集合各種異人吸金，取得亮麗的票房成績，下一步，當然便是賺盡。於是，相關的電影《雷神》續集已磨拳擦掌準備上映，還有衍生劇集《神盾局特工》(Agents of S.H.I.E.L.D.)，未上演的觀眾已經興奮，被譽為2013年度秋季最受關注的新劇。

在《復仇者聯盟》的結尾，神盾局特工Phil Coulson不幸殉職，劇集《神盾局特工》便從這裡接續下去，更找來電影版的演員Clark Gregg擔綱，描述「復活」歸來的Phil Coulson為神盾局招攬成員，組織新的特工小組，專門從事各種神秘事件的研究與跟進。

類似劇集，我們看得多。《X檔案》、《F檔案》、《4400》之類一男一女拍住上，在超能人、外星人與超自然現象之間搏殺，還有《Alphas》同樣以隊制出賽，六人小隊個個懷異能，與《神盾局特工》的六人組亦頗有相似之處。單論結構，這齣秋季檔劇集前途堪虞。

但劇集備受觀眾期待，當然是得力於電影《復仇者聯盟》。首集Phil Coulson死裡逃生，在劇集裡人氣十足組織人馬，另一邊有神秘地下組織「潮漲」，還有鋪了伏線，卻尚未現出真身的意圖建立超級士兵的神秘團體，《神盾局特工》倒也像有點處處。

觀眾早早坐在電視機前面，製作單位亦磨拳擦掌，首集便由《復仇者聯盟》的編劇Joss Whedon執導，也可看出Marvel自成立獨家品牌主理影視作品後的野心。

可惜的是，首集《神盾局特工》並不能叫人驚艷。劇集中規中矩鋪陳，小組成員逐一展示了各自的獨特，新成員怎樣被Phil Coulson看中，繼而招攬入組，也是同類劇集一貫的做法，粉絲自然看得開心滿足，可憐的一眾新朋友，大抵也提不起勁再追下去吧？

同期科幻劇異能劇熱鬧非常，《The 100》、《The Tomorrow People》、《The Last Ship》等輪流上演，還有數齣喜劇期待度亦不相上下，來勢洶洶的《神盾局特工》要突圍？這場仗不好打，或許還要借助即將上映的電影續集的力量吧。

